

四部文明

文懷沙主編
秦漢文明卷



(二十八)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四部文庫

文懷沙主編
秦漢文明卷

二十八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秦漢文明卷 二十八



秦漢史部書彙八

通志二百卷(六)(卷百一九至百五十)

〔宋〕鄭樵撰

三一八六九

秦漢史部書彙八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撰仲撰

列傳第四十二上

晉

王羲之子元之凝之微之徽之徽之子植王遜

蔡豹羊鑒劉允桓宣族子朱伺毛寶

孫據安之劉遐鄧嶽子朱序陳壽

王長文虞溥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

干寶鄧粲謝沉習鑿齒顧和袁瓌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子喬喬孫山松讓弟讓弟江道從弟車允

殷覬王雅王恭庾楷劉牢之殷仲

堪楊佺期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檀

憑之魏詠之

主義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義義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噉義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遊

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

名爲敦主簿敦常謂義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

阮主簿裕亦目義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時太尉

郗鑒使門生求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

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

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義之

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

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義之清貴有鑒裁遷宣遠將

軍江州刺史義之既少有美譽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

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遣義之書曰悠

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

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

下從容之適幸徐求眾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

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義之遂報書曰吾素自

無廊廟意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

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向

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



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戮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三

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當與有識其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

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均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尙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聞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分外宇宙雖廣自容無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四

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剝削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騰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眾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眾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自便當因其眾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旦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給西輪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亾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之

所以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今殷浩苟美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尙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厠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心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

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亾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與尙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

大者未布運漕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今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蒞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眾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



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官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眾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

通志卷一百九上

七

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

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

通志卷一百九上

八

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鸞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鷺善鳴

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待之義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好鸞義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鸞驚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愕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九

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厲行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義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草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義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紙過江顛倒遂乃亡失嘗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美譽與義之齊名而義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義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義之當候已輒灑掃而待之如此

者累年而義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義之常謂賓客曰懷祖正當作尙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義之晚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旣而內懷愧嘆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義之深恥之遂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義之敢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十

告二尊之靈義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養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無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社豈惟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義之旣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

里徧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常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陽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

通志卷二百二十九上

十一

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其謹謙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其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万後爲豫州都督

又遺万書誠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用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万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元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

通志卷二百二十九上

十二

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恩所害凝之弟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冲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謁

嘯良久主人灑埽請坐微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微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微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微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邪性放誕好聲色嘗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微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如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爲黃門侍郎棄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十三

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微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微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元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微之弟操之字子重

歷侍中尚書璩章太守操之弟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闚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達慙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微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微之其在一室忽然火發微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怡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十四

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瑣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棘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義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駮犍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圖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愴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

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卽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異同之議惟獻之與徐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十五

逸其明安之忠勳獻之復上疏敘安功績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唯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無子以兄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爲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元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表置左右以貺之始義之所與其遊者許邁邁字叔元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

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其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迹潛遁人莫之知邁往候之探其至要邁以父母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朮三年映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乃四面藩之好道之徒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十六

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矜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元字遠遊與婦書告別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義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元遺義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義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元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仕郡察孝廉爲吏部令史轉殿中

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公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愍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以遷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邱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仗威刑鞭撻殊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十七

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聯爲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爲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爲平夷郡分朱提爲南廣郡分建寧爲夜郎郡分永昌爲梁水郡又收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巂太守李釗

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爲越巂太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襲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十八

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爲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爲徐州豹爲司馬素易豹至是逖爲豫州而豹爲徐州俱受征討之寄逖甚愧之是時太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樂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太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

侯史旄而據其塢石虎伐之龔懼求降元帝許焉旄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龔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悞頓兵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鑒固執不許龔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求於龔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龔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敕豹鑒以時進討鑒及劉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尙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

通志卷二百二十九上

十九

速今方盛暑冒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旣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爲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徑進鑒執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豹爲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効豹進據下城欲以逼龔時石虎屯鉅平將攻

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龔襲取豹輜重於檀邱將軍留寵陸黨力戰死之豹旣敗將歸謝罪北中郎將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攝職爲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爲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至建康斬之尸于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眾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騎常侍兖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眾出彭城卒於軍

通志卷二百二十九上

二十

羊鑒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充徐二州刺史鑒爲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龔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龔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彊啟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鑒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爲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卽位豫討蘇峻以功封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允字承允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
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人士咸慕之舉賢良
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
幽州刺史王浚留允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
史邵續續徒眾寡弱謀降於石勒允言於續曰夫田單
包胥齊楚之小吏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
軍仗精銳之眾居全勝之城如何堅將登之功於一簣
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彊也高祖竊
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二十一

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大羊之
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
君言計將安出允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
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爲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
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
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
江南朝廷嘉之允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爲
丞相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允聞石虎攻厭次言於元
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石虎所

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
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允交甚欽貴之請爲右
司馬允知敦有不臣之志臨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
爲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
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允至誅鴻及
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爲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
峻作逆溫嶠率眾而下留允等守湓口事平以勳賜爵
豐城子俄而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
州刺史假節允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二十二

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允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
陶侃邵鑒咸云允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謂王悅曰今
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
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允以侈怵
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憂必有內患悅曰聞溫平南語
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允此乃溫意
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唯資江州運漕而
允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允官書始下而允爲
郭默所害年四十九子亦松嗣尚南平公主位至黃門

郎義興太守

桓宣譙國鉅人也祖詡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素爲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眾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爲行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卽其所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廄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二十三

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而不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逖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逖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勳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合之眾憑阻窮城疆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二十四

雅與宣置酒結交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遣雅還撫其眾雅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卽斬異已者遂出降未幾石勒別將國譙城舍又遣宣率眾救逖未至而賊退逖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還譙國內史祖約之棄譙城也宣以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疆胡未滅將勦力以討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戎白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祖煥欲襲淦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眾攻宣宣使戎求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溫嶠嶠以戎爲參軍賊平宣居于武昌戎復爲劉允參軍郭默害允復以戎爲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僞許之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尙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嶽詡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